目　　录

一九四〇年县城被炸记……易公度（1—5）

亲眼目睹二、三事……穆荣仙（6—9）

冤案三例（1945 —— 1948）……涂　瑗（10—14）

一九八三年五月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一九四〇年县城轰炸记

易公度

蒋介石领导的假抗日，实反共内战。是寇加虎，节节退，伪中央搭迁入川。重庆作为陪都，日机跟踪追击。蒋介石逃上峨眉山，还怕不安全，加强了所谓防空组织。实际上除了成渝自贡有点防空武力，其它县市，不过情报网与防空洞的加密加多。便于跑跑而已。

听说，蒋介石也有机场和飞机，却没见到它搞过拦击战。每当有警，那些飞机早就避开不见了；因此，敌机横行无阻。人民群众，日日夜夜都在跑警报。久之，疲惫、懈怠，自然松懈起来。甚至有时警报一拉，干脆不理，关门睡觉不跑了。

人民群众有个共同看法，认为富顺既非军事交通要点，也非工商贸荣城市。日本人炸你干吗？因此，更加麻痹大意、高枕无忧！

那时，县的空防，从消极方面看，还不太薄弱。有以县长为首的防护团，下设许多监视哨，有条专用电线，与省防空司令部和各县市联系；有公私防空洞可容千把人；有消防组织，有警察团队卫生部门组成的救护和维持治安秩序机构。

县政府已迁在北外罗汉洞资圆寺里，天然的大防空洞颇觉安全。原例，有警时员工疏散出去，解除警报后回来办公，星期也上班半日。

一九四〇年8月16日（农历七月十三）。午前有警报，合川被炸，沱江一带有敌机侦查骚扰。解除警报已过中午，员工们都下班了，各科室还有留守人员。

那时，县长甘黄阶因妻丧请假回籍，县事由那个老秘书刘光藩代行。主管空袭事务的民政科长彭大理也调训走了，科事是一个年轻科员代理。午后三点，科里得到全省防空司令部邓锡侯亲自打来的电话，命令办理强迫疏散。已转命盐江镇（等于现在城关镇）用"传梦"的方法，晚谕人民群众疏散下乡。接着又以县府条告动员人民，从速将老弱早迁疏散。但这些都是常见措施，空气平静，就没有什么效果。

接着，街上忽然有种传说："日本一定要于近期炸遂沱江沿岸城市。"人民才有所注意，互相传说、议论，却不紧张。

次日，8月17日（农历七月十四）县政府突然发动了一个挨户传达实行紧急疏散的运动。有以每甲（十户）为单位的执行人员，有事先说明，有疏散项目，有取据回报，（即户长接到传达，签在制定的疏散登记表上盖印盖章）有复查期日，有违反罚则。于当日早七六点半钟展开工作。一时全面紧张。几千个组，几百名传达人员，铺满全城，挨门逐户，讲说情况，取据盖章，登时引起群众的特大注意，就开始有人走动起来。但多数性于早餐，也无疏散，就不能强迫立时出走。到七点钟后，工作已经完毕。人民群众已多扶老携幼，逐渐出城。八点二十分，预行警报拉响了，警戒人员纷纷出动，群众络绎出城。虽然拥挤，但秩序还好，大约走了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。时间已近九点，紧急警报响起，敌机跟即到来：

现在回忆那时，我同群众刚走到新城门，就听见敌机声响。大家赶快奔向对山，想进防空洞，已经装满了人。敌机临空了，只得紧靠草丛树荫坐地不动。仰看敌机已近头上，十二架飞机散开队形，一纵一横，俯衝投弹，只听哗卡一声，炸弹爆开了，东门、后衙方向烟尘大起。但觉空气惨烈，敌机扫射了一排机枪，就转向西飞，嗡嗡而去，我们的县城被炸了！

我飞速赶回县府，和那些有关人员进行善后工作。值得记述的有：

1.调查了解死伤人数，进行抢救和安置。当场被炸死者，共计男女二十多人。最惨切的有邵湖进口处一家生祥的，死掉十四人。大巷子一家死掉二人，稽征所所长余荣的爱人一名，其它五人。其中无力安置者，由地方补给棺殓。其余被炸受伤或塌屋倒塌压伤共127名，除自费医疗者，均由县卫生院免费医疗。后因被片有毒，抢救无效，转院到自贡教会医院，仍无法医治而死者，共有五十余人，都照上例补助安置。

当时许多县市，都因这件疏散任务没有执行，或措施不当，以致猝手不及，死了大量人民，造道到严重损失，就不报或不实报，终于受到了处分。（如合江县长周荫泉被撤职查办等）而我县比较措得及时有效，就是老无隐匿上报了的。我记得仍中央后来还给死者之家，一点抚恤，因我已离开，就不悉其详情了。

2.难民的收容救济。所有被炸严重者，一时没吃没住，都收容在县文庙里，打地铺住宿，没吃者给予干粮（饼馍）。因为整理恢复较快，人民是有志气的，都再建家园，就没费掉若干公币。

3.扑灭火灾。当时后街被炸起了火，幸不猛烈，消防得力结合群众抢救，同时邓井关消防队及时赶来参加，一举将火灭掉，未致延烧。

4.未爆弹的挖取。此次敌机投弹，多处未爆炸，如马家冲，西湖边……等处，立即标识明白，布岗看守，禁止通行，察见确无危险时，由县防护团逐一进行挖掘，解开取出炸药，安全无事了。

5.普查损失进行上报。被炸区有多处，如后街、简家巷、邵湖、及一些街道，后经仍中央指示，进行以房屋为主的普查，并估定实损失价值，据说是妥于抗日胜利后索取赔款。此那次调查比较详实，我

当约略记得被炸房屋共有七百多间，其具体数据应当还存在于县府档案中。

6.对监狱人犯的处理。原规定紧急时可押领出外疏避。但那天敌机来得太快，不但疏散不及，当紧急警报发出，敌机俯空投弹，幸未命中监狱，但一场恐怖，已使犯人们够受惊啦！所以，当敌机去后，传闻纷传开来，这就立刻引起里面惊慌骚乱，求生之心，哪能制止！看守所长只得一声向县府报告，一面敞开监门，让犯人自去逃命，于是一哄而散，囹圄为空！但有个犯人极为突出，他不远走高飞，或回家暂避，却跑到县府门前坐着不动，要求等定后收他转去。这就弄得那个军法承审员哭笑不是，不好解决，不管这人的愿意如何，实无现却是难得的，一时成为趣谈。

7.论功行赏情况。事后，甘黄阶县长走回来了，积极善后，秩序恢复，举行了一次评奖大会，的确，那次参加工作的，都有积极表现，但评奖会上那股争功劲头，却也突出。保训所说：若非他们抢先抢快，认真确实执行县府规定，人民不会及时跑走，死亡情况是不堪设想的；消防队说：不是他们奋不顾身，灭火得力，就会延烧起来，损失严重；警察局说：我们警员不顾危险，才免秩序混乱，保住现场秩序，没有发生问题；保训所就顶住说：县府原来命令你局，在当天上午五点半派36名警士来给我们带路，到釜江镇各保执行任务，你们却要讲好看，收拾装扮，竟拖迟了半个钟头，若不是那个县府人员在电话上催促你们，还不知会拖到何时，这个贻误之责，你们是推不掉的！一场大会，就这样吵闹终局。结果，还是大致不差地评奖了许多单位和个人。

总的说来，县府对这次被炸事件，还处理得紧密、正确、及时，所以能够得到人民谅解，至今人民都无闻言，这不是偶然的事。同时，也获得上级的表扬。这里还须附述两点琐案情况，以作将来的考证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（一）有说。县政府对此办得及时。是先有具体消息。实际只有邓绳侯那个电话。我们还未重视。待到二次来叫回电说明接话时间。我们才认为情况已经紧急。故以电话通知。再索回电是将责任加在我们头上。出了问题。就要受惩。而甘蒙阶临行便有咐嘱。我们不能轻忽。所以才考虑出一套有效办法。于次日起早进行。希望缺过议机先顾时间。取得证据。以便将来卸责。前一天出现谣传。也是所用的一种方法。不料恰逢其会。减轻了人民死亡。也算使我们问心无愧的！

但有一点。是我们思考不周。官僚作风未尽。拘泥。迟缓误了大事。因为为了准备一切。就费去头一天可以使用的小半天。不然，迨于当时发动。或晚上发动。就更加有力。更见从容。不致使人民面事慌张，疏散不及。所以。还是死伤了许大多人。这是应该引咎的。

（二）当时是全县第一期保长在城受训。编的是4个中队。36个班。恰与釜江镇36个保符合。以一个班14个学员，指一个保10家人的传达。无疑是能快速完成的。虽说那些坏蛋。在此次却为他们干了一件好事。是值得寻味的。

亲眼目睹二、三事

穆荣仙

伪政时期，国受侵略，人民遭难，政治腐败，民生塗炭，性命难保，生活不安，流离失所不团圆，惨、惨、惨！往事历在目，尤然记心间，记此悲惨史，留给后代传。

日机轰炸官厅

公元1940年，（即民国二十九年）旧历七月十四日上午十二点左右，我由东街龙马坡邓姓房子（……）步行到河边，乘上渡船拟到学校上课（……）忽被学生家长制劳精功圆上岸，他言城里正在追捕人质哉，于是我仍返回龙马坡下，已听得敌机声隆隆，由远而近，这时我来不及远走了，只得在坡下，看看处境如何，仰望天空，黑压压的敌机群由赵化方向而来，近入东街龙马坡上空时，敌机是每三架一队排成三角形，忽闻敌机上哨音一响，马上分成一字形直向初二中方向飞去，然后来个大转弯进入小北门上空，敌机投弹了，嗡嗡声、爆炸声，房屋倒塌声，鸡鸣狗吠声以及惨绝人寰的哭叫声，从小北门直到西门不断地窜入耳鼓，随之黄烟四起，黑云压城，顿使我瘫软在地，有目不忍睹了，敌机投弹数十枚之后，仍不死心，又俯冲下来，用机枪扫射，死伤者不计其数，然而敌机狂轰滥炸，扫射之后，扬长而去。

敌机飞走了，警报解除了，被撵出的人们以惶恐不安的心情，急于回家园探望遭此大难之后，那里还找得到家，更难于找到人了，三

和我未被炸死的杨少武亲眼见到梁家巷一带。炸死炸伤者约二百余人。他又亲眼见到周维三被机枪子弹从头部打入直插肩部而亡，另之爱人张湘文（现住建筑公司侧）。被碎片杀害左唇。西门避难归来的张伯清 眼见他附近外号林抱鸡婆一家十一人，全死在房梁下。埋在瓦砾中。流在血泊里。附近张培元回家见爱人和四个子女，全死于炸弹中。邵湖边黄资婆炸得形影都不见了。后来挑湖时才认得她在生时挂的一根拐杖。当时被炸死者，有的头骨不全，有的缺手断足，有的开肠破肚，有的双肋全无，有的肠挂树梢，真惨状，令人不忍目睹。

全城被炸毁房屋几千座。祠堂居多。无力恢复重建的炸弹坝（现电影院是其中一个）也有很多处呈留于解放初期。死伤者难于数计。无家可归的流浪人遍布街头。目睹此情，真使人痛心击首，愤慨难平。

当此国受辱，民遭难之后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的有功之人罗斯福总统发来了"罗斯福布"救救受灾儿童，我处于当时的义愤心情和邻舸的态度，亦被投入调查和发放工作。现住后街71号的刘述全等就得到过我发给的罗斯福布衣裤全套。

育婴堂的惨景

顾名思义，旧社会的"育婴堂"和"救养工厂"就是哺育无父无母的婴儿，救养无依无靠的儿童，是善心济人，广讲人慈善德的场所，看来是一件解决社会问题的仁德之事。正因为如此，当时的政府就责成本县好嗜鸦片烟的大地主易德尊办理此事，负责供养儿童们的膳食和救养。当初管理人魏汉州思想正直点，儿童少吃一点苦。后来的管理人员潘沁华就在从中捣鬼，大肆掠夺儿童的膳食，改三餐为两餐，而且不给菜吃。甚至要十多岁左右的儿童去永年易德尊的佃户处挑米回来，来去要走一百多里路。他贪污了米，就把稀饭煮米照得出人影。

为使稀饭稠一点。就先用石灰水把米泡过。煮得稀饭看起来是浓一点，吃起来是涩口的。是坏肠胃的。久而久之，浮肿的儿童逐日增多。几乎每天都要死去一个。人死多了。怎么办？要应付死后的检查和领取以后给养。他就到小学里去借学生来顶替名额。冒领粮食和衣物。我的邻居（桂花街３５号）钱胜荣同志就深知此事。并身受其害。

革命青年遭迫害

解放前夕的逃亡政府、在重庆镇压革命人民的暴行更加猖狂。惨重。显然到处都出现逮捕暗杀事件。而各阶层的革命人民在地下党的领导下，愈加炽热地奋起反抗。当时的学生运动尤为激烈。在一次由南开中学地下党员领导的。由学生会组织的一次反饥饿游行中。我就住肖根培的像被敌特偷照去了。一天，特务们持枪带弹，开出囚车来在学校。一面勒令校方要交出此人。一面已进行搜查、逮捕。把整个学校闹得乌烟障气。幸而肖根培外出未回。途中正碰得从学校跑出来的同学ＸＸＸ说："老师（地下党员）叫你不要回校了，速快化装出城。"于是男女同志们便拿出便服、黑镜、雨伞和鞋袜。叫肖穿上。"我们护送你离开此地（重庆）。"行至中途又被特务叮哨。他伴装买了一斤糖和十个鸡蛋，装作走亲戚的样子。才幸免被捕。他日夜兼程。行至代寺。才吃一顿饭。回到东街学校（当时我的教书地点）老师们都惊呆了，看其穿着和时间都不是应该回家的时候。（还未到放假时间）待夜深人静时我问其原因，才知上述情况。

肖在学校住了两夜。常在睡梦中惊叫。有特务逮他。我想此事如扬言出去。大有不妙。于是便把他转移到我原来租的一间房子藏起来。确乎不久，伪国民党党部邓伯年伪装来校了解国民党员的情况。实则是来探此事的真假。无奈才又将肖转移在我现在的住所（桂花街３３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号）他每天编写宣传资料和革命歌曲。交由原初中同学刘贤吉拿回农村去散发。时隔十天左右。听说自贡蜀光中学要补招学生。于是报考被录取。读了不久之后。恰逢南开中学的 教导主任来蜀光联系工作（它们是姊妹学校）认出了肖根培。声言此人是共产党分子。影响极大，即告之当局要逮捕他。而解放时学校大门架起了机关枪。一则是防止暴动迎接解放军。一则是指名要逮捕一批学生。国讯特务将要行动了。肖是借解便的机会。头上戴个字纸兜。钻进篱麻丛中躲了一天一夜。直等到解放军进了城。摆跑了特务。他才拔腿跑回重庆找组织。在途中又遇戒严。在老百姓的屋檐下宿了一夜。回到重庆。找到了组织。马上被安排市公安局工作。几年后。又调到市委组织部工作。在十年动乱中被贴满街"劳动改造"。强迫交出公章等等非法行为都一一抵制了。但挨来了肉质增生病了。

上述二三事。皆是在解放前后亲眼目睹和亲手所做的一些片断。观点是否对头，请指正。

冤案三例

（1945 —— 1948）

涂　瑗

解放前，人们总爱把“法院”两字的偏旁去掉，而把“富顺地方法院”叫做“富顺地方去完”，的确，在长夜难明的社会里，人民有理难申，有冤难雪，兴讼的结果，往往荡尽家产，甚至人财两空。人民痛恨旧法院，由来已久了。今举出本县较大的三个冤案如后：

一、群众怒捣法院的张刘氏冤案。

一九四八年旧历三月二日午前八钟，被害人的亲属抬尸进城告状，一个横行乡里，杀人灭口的冤案，轰动了全城。

被害人张刘氏系推烟匠张启福之妻，家住起凤乡。被害前两日，刘氏出外割葛藤，遇保长张天然的儿子前来调戏强奸，刘在推挽中，不慎手中镰刀划伤了这位花花太岁的手背，惹出包天大祸。当晚，刘氏刚上床入睡，突来匪徒十余人，将家中所有粮食、衣物抢劫一空，甚至火钩、火铲也被夺走。次日，刘氏到起凤乡公所报案，认出乡丁数人就是昨夜匪徒，即当场指控。乡长刘希亮本系匪首，素在大河上下抢人，他又是当地青年党首领，仗恃城内有人，更是横行无忌。他见刘氏指控他的爪牙，使他亮了底，便主人诬告刘氏，说她与她妹夫通奸，是勾串她妹夫来抢的。随即派丁将刘氏抓来，严刑拷打，并用[illegible]通奸。刘氏哀号惨叫，街邻尽闻，眼见刘氏伤势已重，便另生毒计，将刘氏释放。刘氏踉跄回家，出场不远，穿林走过，突来乡丁数

人。说她逃跑。活活将她勒死，移尸小溪边。扬言刘氏畏罪跳水自杀。寡言少语的张启福，推烟工资微薄，无力兴讼。幸有族人张陵昭等凑集讼费。叫他大胆抬尸进城告状，并请律师申诉。尸停东门外灰包。

首席检察官李伯中本是青年党徒。刘希亮见事不妙，早已进城托县青年党首领邹岱儒转嘱李伯中从中庇护。李派了一个检察官草草相验。说是无伤，不作进一步的处理。我曾受张启福的委托，具状指明刘氏遍体缚伤，两肋红肿，颈下索痕甚深，显非自杀，要求复验，缉凶法办。检查处不予理睬。更奇怪的是：当天中午，李派了一个娃罗的检察官来，要我令张启福收尸回家，言外之意，指责我怂恿闹事。我说："人有良心，事有公理，我有义务与人申诉，无权力叫人埋冤。"李伯中不得已，转请县长张孟才支援。张欲了解案情到检察处查卷。李又恐暴露真象，宣称事属普通刑事，县府无权管辖，只请派兵维持秩序，保护法院，并勒令张家抬尸离城。原来李到任不久，即撤换了大批职员、法警，中间就有张孟才安插的私人。张李之间，早有隔阂。但张身为县长，又恐被人指责看水流火，牵连自己，只好出城查看，假作安抚。群众见张到来，齐呼"请县长与张刘氏伸冤！"张命人买了付便宜棺材，嘱暂行装殓，听候法院处理。不料尸装入棺，往上一抬，棺底脱落，尸身滚出，好象死者也不愿就此埋冤了事。适逢起凤乡来了个曾被刘希亮拉丁抗日负伤还乡的军人，见此情景，大呼："简直与法院抬去！"立时三脚四手抬尸进法院，填街塞巷的群众蜂拥随后。法院人员早已闻风逃避，无人接理。有个群众攀窗，不知是否有意折断窗格，咔嚓一声，齐呼"打啦"！愤怒的群众立将法院所有用具打个稀烂。就连法官屋内的帐被衣物也撕成渣渣，只有推事易荣飞的寝室无人进去，都说："清官的东西我们不搞"。勘平素清廉勤能，人见公道自在人心。

怒捣法院，群众是主流，但也不无掺杂。

本城律师窦清汉的老婆熊淑勋。县参议员范龙光的老婆县妇女会主任潘兴华。还有县中队长许光远。法院书记长李又滋等人的老婆。共十人。结成十姊妹。李伯中的前任首席检察李培贤的老婆尹某，又与十姊妹结成姊妹。一时文武俱全，政法齐备。上下皆通的姊妹行，气焰熏天。无人敢惹。那个李培贤首席大太文筱着舅子尹西平。借着带声势。到处敲诈勒索。并为窦清汉牵线。窦亦借此招魂。果然生意兴隆。财源滚进。可惜好景不长。被人告发，李培贤撤职。李伯中接任。奉命查案办理。十姊妹诸人恨之入骨。竹竭许光远派便衣兵混入群众。随尸入法院，推波助澜。有的还趁劫了值钱衣物。潘兴华初以妇女会主任身份为刘氏鸣冤。后来得了刘希亮黄谷五十石便无声无息。有说刘希亮也看拉帮子混入群众。动机何在，当难断定。

法院被打后，案移自贡。已临近解放。张刘氏冤案，只待青天红日的人民法庭来审理了。

二、借尸陷害，恶主欺佃的周六兴冤案。

县龙贯山下有个叫周六兴的农民。佃地主杨福荣谷田十石耕种。因连年歉收。早被主人逼得喘不过气来。主人累次夺佃不成，总想借尸陷害。一九四四年春天。正逢荒月。六兴忍不过饥饿，到主人竹林砍几个笋子充饥。曾叫媳妇杨氏望哨林外。不料杨氏贪玩疏忽，竟被主人发觉。六兴羞愤之余，责打杨氏。杨氏久已不堪贫苦。就在当夜离家逃走。几天以后，龙贯山上发现一个连滑杆一起丢弃的女尸。杨家主人认为机会已到。便勾串杨氏后家一个无赖女人，出头控告六兴杀死媳妇。弃尸龙贯山上。杨家主人出来作证，曾亲听杨氏惨叫，躲在床下。被六兴用尖竹扫杀死。县法院检察处立将六兴父子逮捕监禁。杨家主人乘机将六兴家剩余粮食衣物一并掳去，殴出坛坛罐罐，另招新佃入宅。案移刑庭后。推事廖子曾亲去勘验。受到杨家主人的盛情留宿款待。勘验结果，认定罪证确凿开庭审讯。指定我当义务辩

护律师。我查阅卷宗。验单上只说尸身腐烂。无从辨认。腹部有尖竹担致命伤痕。究竟尸身长短。面貌。衣、履、服饰，有何特征，足以证实就是杨家媳妇。毫未加以说明。更为突出的是：传案法官当庭证明。死者坟前尚有人烧钱化纸。试问六兴父子都在禁中。谁去烧纸？原推事竟不理睬我的辩护，悍然宣布判处囚六兴无期徒刑。囚之子处徒刑十二年。法警王荣庭也气愤不过说："我们传案听说打死的是另一家人的媳妇。冤死的无人伸冤，无罪的判了重刑，真不叫话。"我即捐钱六角，买状纸一张，代为上诉。

案移泸州高等法院。问来问去，毫无头绪。迁延到次年三月。六兴妻亡无人。早已拖得瘦骨如柴，病势沉重。每当在院外（当时法院避空袭迁在乡间。）候审，围观的人也为他悲伤流泪。不料遇着一个过客，问及案情。惊讶地说："我知道这个媳妇在宜宾某家帮人。"法院才派人把杨氏活生生找回，宣布囚家父子无罪释放，但囚六兴已病死狱中，他的儿子回乡后，又被拉充壮丁，下落不明。这样的法院。这样的社会。真是"天若有情天亦恼！"

三。恶霸夺田。逼死人命的罗达孝冤案。

六岩乡农民罗达孝，佃罗胡氏谷田六石耕种。一九四七年旧历九月，胡氏将这田产凭中立契出卖与佃户罗达孝，已收清业价。当时乡间农民进城完粮，人地两生，每受税务人员的刁难勒索。该乡乡长舒某探见这插针，问罗达孝已否完粮。罗以实告。舒说："这有何难，不几天我要进城开会，替你上了就是。"罗信以为真，忙筹足粮款连同新契交舒办理。那知人心难测，日复一日，毫无消息。罗忧心如焚，却慑于乡长威势不敢催问。残冬过尽，新年到来，罗被备礼品，登门给乡长拜年。顺便提起这事。不料事一提起，乡长大发雷霆，"我耳都装满了，你逢人便说我还不与你上税。未必我还想吞你那几块毛

田吗？”顺手给罗几手棍，大叫“与我滚出去”罗含恨出门，走过屋后堰塘，心想：“我年过七十，还受人打骂，钱去了，地方得不到，多年辛苦积蓄，一朝失尽，即纵身一跳，淹死在塘里。

在舒裕泽看来，人死了还是好事。他立把原卖主罗胡氏找来说，“罗达斗已将地方让给我买，你是得了业价的，只须新立个契，我还是给你的花押礼。”胡氏不敢违命，何况有押礼可得。当即倒填年月，以买主舒裕泽的名义另立新契，完税了事。舒既成了业主，就必须找罗达斗的后人找佃，以后好找个借口，逼他搬迁。罗的大儿罗述良在宜宾粮食储当大菜匠，罗的二儿在沙滩拉包车，舒即派丁将罗老二抓来，饿饭三天三夜才告诉他，“你能出具佃约就免你当壮丁。”罗只求脱身，即立佃签押，舒根据佃约，串通法院，控告罗家欠租，要求取佃。罗家无人应诉，缺席裁判后，即强迫罗家搬迁。舒派人上屋揭瓦，大雨一来，满屋成河，一家号哭，逼迫迁出。罗述良从宜宾回来，托我申诉，但以乡长势大，无人敢来作证，无法解决。时已近解放，大家都说，“共产党来了，你不可用刀杀他，应用锄头把他打死。”